

目 录

无尽长的死亡线

- 一九四二年豫灾剪影……………李 蕤 (1)
- 唐河“人市”(通信)……………靳士伦 (55)
- 难忘的一九四三年……………张洛蒂 (59)
- 我所见到的鲁山灾情……………韩天申 (66)
- 巩县灾情点滴……………于同堂遗稿 (69)

民元至民国十四年河南军事述要

- ……………原载开封《中国时报》(71)
- 记抗战初期的豫北军政干部训练班……………张立云 (86)
- 伊洛区抗日根据地创建经过……………张剑石 (92)
- 伊川抗日纪实……………蔡芷生 (107)
- 抗战期间密县人民救护美国空军驾驶员的经过
- ……………陈兆新 (121)

- 三友实业社开封经理处始末……………苗雨田遗稿 (124)
- 记开封王大昌茶庄……………寇华亭遗稿 (133)
- 许昌英美烟公司与许昌烟区……………李耕五整理 (142)
- 我任中央合作金库河南分库经理的回忆
- ……………洪永权 (149)

浙川县曲剧的演变·····	刘文兵(153)
早期的镇平曲剧·····	赵汉三(161)
河南地方戏剧种之一——宛梆·····	谢丹枫(163)
抗战初期的周口众声剧团·····	韩绍诗(167)

〔质疑·订正·补充〕

对《河南文史资料》第十一、十二辑的几点订正 ·····	宋韋修(173)
对《“博爱”、“民权”等县的来历》一文的订正 ·····	台大庆(174)
陈善同不是戊戌科进士·····	曹季彦(174)

〔补白〕

蒋鼎文与汤恩伯的一场争吵·····	陶仙舟(65)
支那军无名勇士之墓·····	刘协中(68)
冯玉祥主豫时的五个模范县·····	陈华策(70)
一九三一年罗山县长被杀真相·····	吕量如(123)
长垣厨师遍天下·····	歧峻 呈云(141)
汝州粉皮·····	唐子正(162)

无尽长的死亡线

——一九四二年豫灾剪影

李 蕤

这组文章，最初以“本报灾区通讯”的名目连载于南阳《前锋报》，作者的署名是“本报特派员流萤”。一九四三年五月，《前锋报》把当时已经发表的十篇辑印成一个单行本，书名为《豫灾剪影》，作者署名仍是流萤。《豫灾剪影》出版后轰动一时，但只印了两千册。本刊承作者帮助，找到了一个印本，现重新发表。并补入了《豫灾剪影》出版后始在《前锋报》发表的《粮仓里的骨山》，共十一篇。根据作者意见，改用现在这个总标题。重新发表前，作者对文字作了一些校订，并写了《后记》。《前锋报》社长李静之曾为《豫灾剪影》写过一篇《序言》，由于其内容大抵已包括在李蕤的《后记》里，故未再刊印。

暗哑的呼声

亲爱的读者：你们必须密切地注视这件事实，并且想办法改变这件事实，便是：河南一百一十县的三千万人，十分之九在饥寒交迫中，正在大批地死亡着，继续不断地死亡着。

• 1 •

河南农民，是一只牛，一只骆驼。忠诚、驯顺、忍耐，是河南农民的特点。抗战六年来，河南农民抢先拿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交给国家，默默地捧出汗水换来的粮食，默默捧出自己的儿子，谁都知道河南兵役第一，征购征实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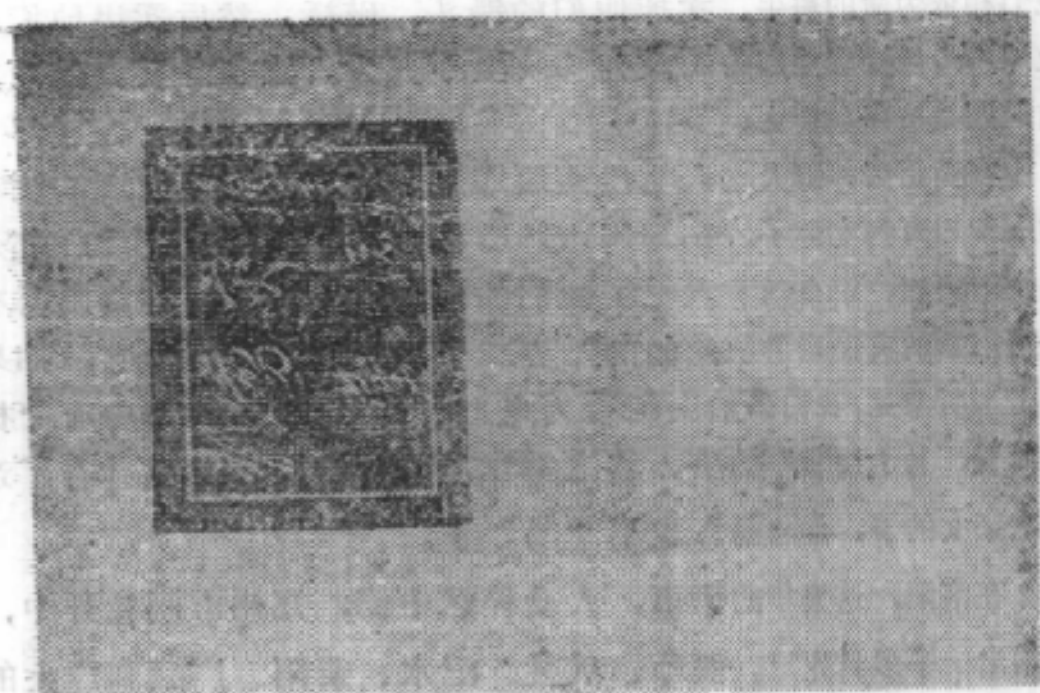
但是，自然的暴君，从去年起，开始摇撼了河南农民的生命线。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蝗虫吃光了他们的高粱，冰雹打死了他们的荞麦，到秋天，最后的希望又随着一棵棵的垂毙的秋苗枯焦。他们被赶上了死亡的路途。

他们是不会怨天尤人的。对于这些天灾，他们只会忍受。他们认为这是命里注定的折磨，他们并不嫉妒那些衣丰食足的人们，他们只注意如何在不能节俭中节俭。最先，他们从三顿饭改成两顿，从两顿改成一顿，不吃菜，不吃油，不吃盐，然后吃谷皮，吃麸皮，吃平常饲养牲畜的东西，梦想着只要能维持性命，渡过荒年，便算万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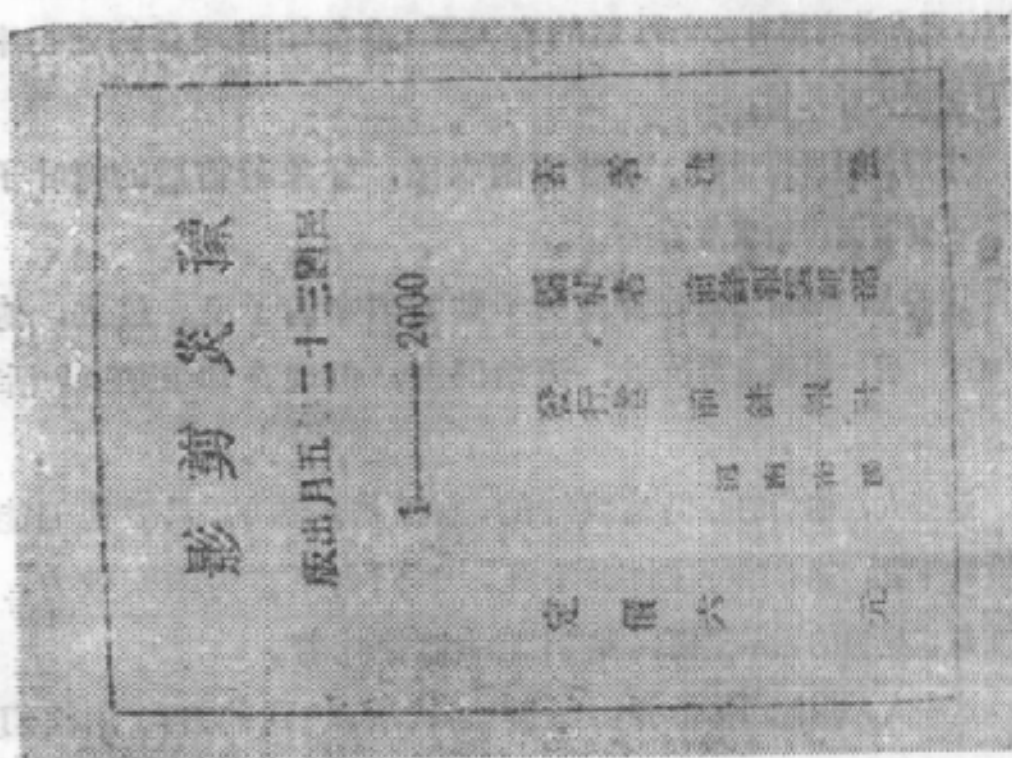
但是，谷皮、麸子也没有了，他们开始吃草根，剥树皮，嚼树叶，用平常牲畜都不吃，只能作肥料的东西来填入他们的肠胃。

你们尝过榨油剩下的渣滓——麻糝饼的滋味么？但在灾区，它要八元一斤才能买到。你们尝过河里芡草的滋味么？但在灾民们，他们要弄三元钱才能换来一斤。甘薯根磨成的面要卖十元一斤，榆皮面也要五元钱才能填一次肠胃。于是他们便吃干了的柿叶、剥下的柿蒂，蕨菜捣成的碎粉，吃麦苗，捡收鸟粪，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子，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

人终究不是牲畜，牲畜的饲料他们不能消化，肥料更不能消化，于是他们开始贫血，瘦弱，疾病，然后面部浮肿，而迅速地死亡。



《豫灾剪影》封面及版权页



他们曾经挣扎过：宰杀了他们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宰杀了他们相依为命的耕牛，卖掉他们的锄头，破袄，然后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摘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了老婆。然而，结局还是被死亡衔去。

在黄泛区，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在郑州市，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在洛阳，有个洛阳籍的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这些事实，如果不是亲听亲见，我们恐怕会惊奇为鬼世界的传说吧！古书中有“析骨而爨，易子而食”的事，读之常觉毛骨悚然，现在竟会有了亲娘吃亲女的事，连“易”也不“易”了。

在洛阳，这繁华的街市，人会猝然中倒，郑州市两礼拜中，便抬出一千多具死尸。偃师、巩县、汜水、荥阳、广武和广大的黄泛区，每天死亡的人口都以千计。入春以来，更每天每村都有死人。据一位视察人员去年十月间的调查，每天河南要死四千人以上，现在是离那时三个月后的春天了，谁都知道现在的死亡率比那时候要大好几倍。

你们试闭目想想吧，这些河南农民，好象苦霜后的树叶子一样，正默然无声地飘落着……。

这些人，都是忠诚的善良的辛勤的国家的子民。过去，他们的血汗，曾一滴滴流给抗战，流给国家，但现在却正在活活饿死。

这些人，他们的心仍是殷红的，血仍是炽热的，只要他们能够有食物下肚，能够维持住性命不死，他们仍原意为国家效力，但现在却在死神的巨掌里面，绝望无助地挣扎着。

这些人，用他们抬子弹，子弹会从后方到前方，用他们开

垦，他们会把荒山变成肥沃绿野；训练他们驾飞机，飞机会飞，训练他们开轮船，轮船会走，……这些人是国家多么巨大的财富，然而，他们却迫近着死亡。

“政治是管理人民的事”。“人”能活下去，才有“事”可管，不然的话，一切努力都归徒然。

譬如在今日，我们谈造林，但却眼看着千千万万株旺生生的树被剥得精光，净待着秋后死掉；我们正推广着卫生常识，灾民们却把观音土吞下肠胃，净待着肠胃烂掉；我们给儿童讲母爱，大街上却发生着母亲卖儿的惨剧；我们要澄清役政，也许今天中签的壮丁明天饿死。总之，严重的灾荒，掩盖了一切的真面容，改变了一切事物的正常轨道，阻碍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合理发展。现在一切施政，都须要顾及到怎样掀去这个扼着总港口的大礁石。

对于这次浩劫，除了“冥冥者天”之外，我们不能忘记另外的帮凶。那些投机取巧的奸商们，利用这个机会，把粮囤集起来，把生活线抬到天上，那些富而不仁的地主，乘这个机会放剥皮钱。在灾区，粮食会一分钟一个价钱。借一百块钱，麦天要还两斗麦。这些恐怕也不是后方所能想象的事。旱魔直接吸干了地面的水分，使禾苗枯死，而直接吸干农民的血的，却是这些两腿动物。从来便以吸食人血自肥的人，旱灾使他们更加肥大，他也帮助了旱灾，加速人们的死亡。

广大的灾区！众多的灾民！闪在我眼前的是无数的饥饿的眼睛，枯瘦的面影，环绕在耳畔的是他们悲惨的声音。但我知道，我的行迹，不过是在灾区的惨情中爬过一条细线，我所看到的，也不过是这惨情中的一鳞半爪而已。

希望大家看着些这白纸黑字，能想到这是几千万哑巴垂死的呼救声。大家一齐集中视线，一齐伸出热情的手，把他们抢救到

生的彼岸来！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忠实的抗战伙伴，他们过去为抗战流血流汗，将来还准备着为国家流血流汗。论过去对抗战的功劳，论今后对抗战的重要，都须救他们不死！都须火速救他们不死。

走出灾民的“大聚口”

洛阳，这个号称“九朝古都”的历史名城，今天成为河南三千万农民向外逃荒的“大聚口”。

由于开封已经沦陷，黄河已经“改道”，在黄河新道西岸的邙山陵上，日本兵已经建立了可以“掎郑州之背”的桥头堡。河南半壁河山，都化作了遍地烽火和遍地饥馑的人间地狱，只有从洛阳到西安，还有一段铁路通向“西省”，通向“大后方”。于是，成千累万的灾民，便象热锅底的蚂蚁一样，从四面八方方向洛阳汇聚，希冀冲出死亡圈，让火车把自己带到可以活命的地方。

几个月来，这个灾民的“大聚口”处处为哭声呻吟声所笼罩。尽管火车顶盖上一批批的灾民整日往西拖，但灾民却好象永没尽头。大街上，小巷里，防空壕中，破旧的碉堡中，……任何地方都有他们。谁家只要一开大门，立刻便会灌进去一群鸠形鹄面的人群。家家户户一般整天关着门不敢开，感觉到灾民简直要挤破城市。

为了更清楚地知道他们怎样受饿，怎样饿死，在二月二十六号，我骑着一辆脚踏车，离开洛阳，寻向灾区河流的上源。

（一）应该同情谁？

行经车站，火车上下照例堆挤得人山人海。那列车是装运牛皮的货车，多半没有顶盖，牛皮已经堆得几丈高，他们还在牛皮上面又砌了几层。因为人多，他们简直被挤得浸出车外，有许多人仅仅仗着干的牛皮支持着他们的体重。一想到从洛阳到西安上

千里的磕磕碰碰的旅途，心上便不禁为他们一冷。但是，怎么办呢？这是照常的事。他们身下坐的牛皮，也许正是他们自己饲养过的牛，也许它会保佑他们不从车上摔下来吧。

时间正是下午，距火车开行还须等一夜零半天，但他们却非常拘谨而认真地坐着，连解手都不敢轻易下来。他们害怕稍不留心，火车便会飞去。

有人喘吁吁地跑回来，手里掂着破棉袄，他们大约是刚从古董市场回来，他最后的财产没有得着机会卖掉，车上的家人还正空着肚子。

一节停着的车厢，正卸麦子。麦包的四周，有十几枝枪在游走着，而几丈远的外面，坐着几乎上千的女人和小孩，他们眼巴巴地望着间或漏出的粮食，准备等搬完后去扫。有的因为伸手捡拾面前几颗麦子，立即吃了几皮带。我注视着尘埃中寥寥无几的麦粒，心想：如果平均分的话，每人未必能分到一颗，但结果会因此抢得就地打滚是靠得住的。

正在凝神看，忽然发生一阵骚乱。一个黄瘦的中年人，追赶着一个头发雪白的老人，赶上以后，那老人便象风里的芦苇似的被按到地上，那瘦子边打，嘴里还边骂着：“我一条布衫换了一个饼……”，那老头是什么也不说，只死命地握着他手里的一块硬饼。这时，一阵风似地从四周跑过来十几个人，也有大人也有小孩，一齐加入了这个斗争的漩涡。但他们既不是帮助那老头，也不是帮助那瘦子，几十双手几百条指头都攒集在老人手里那块硬饼上。

几秒钟后，那块硬饼成了碎末，被大人小孩们连尘埃一道吞进口里。瘦子光着脊梁丧气而去，老头昏迷不醒地躺在地上，鼻孔里流着血。

平时我是最喜欢“打不平”的，但这时我却两眼昏花，连“不平”在哪里也找不出了。

（二）两个孩子的母亲

踏上公路，立刻刺得人眼睛发花的，是那千千万万株剥光皮的榆树。公路两旁的树，保甲长大约怕灾民“效尤”，把剥掉皮的涂上假色，但也丝毫无效。大的、小的榆树，没有一棵幸免，它们在大野中赤条条地立着，惨白的躯干，使人一望悚然，忘记春天已经到了人间。

那些被剥光皮的榆树们，还不知道它们一过夏天，便要全数成为干柴，现在还正延展着生命的一点余力，发芽生叶。如果不和这浩劫一道说，单来看这些树的话，实在觉得它们“可怜”得很。但是，那些剥光它们、吃光它们的皮的人们，死掉的不说，活着的却也和树同一命运。因为据从光绪三年大灾荒过来的老人讲，吃草根树皮的人，即使能熬过这个年景，接住好年景是仍要病死的。

在洛阳东二十五里白马寺附近，一个年轻女人在抱着小孩子痛哭，一边站着一个老太婆。乍看之下，我想大约又是卖孩子的，临撒手给人的时候不忍心。谁知道恰好相反。原来，这个女人有两个孩子，她为了不愿眼睁睁看着两个孩子都饿死，决心把小的送人，让他逃个活命。前天原已送给一个姓李的小生意人，但后来又有姓马的富户说也要小孩，她为了孩子不受罪，又到李家把孩子讨回来，但讨回来后，这个姓马的富户又不要了。中间当初是由一个老太婆介绍的，现在这个孩子的母亲是哭着非让她抱走不可。

出发的时候，我特地换了几十元的单张钞票，意思是作为“买路钱”，遇着太凄惨的事情时，可以骗骗自己的感情，这时便给

了她几块钱，乘势走开。

没走多远，便看到前面一个人，脚步踉跄，左右摇摆，两步紧，一步慢，且走且停，且停且走，一会儿趑趄到公路的右边，一会儿又趑趄到公路的左边。我想，一定是个醉汉，待越走越近，才看出是一个女人，她的后面，跟着一个小孩，有三四岁，也瘦得东倒西歪，游魂一般跟着行走。很显然地，母亲已经没有照顾他的知觉。走到跟前一看，才发现那女人的怀里，还束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眼看便要坠下。看到行人，她已无力乞讨，只睁着两只无光的大眼，给她钱时，她已经不知道用手接，只怔怔地呆视着前面。

几十步以外，我还看到她好象一棵风里的弱草一般东倒西歪地走着，谁也难说她几分钟甚或几秒钟后会不会一跌永不再起，同时谁也不敢想象两个小孩子的命运。

（三）拉散出地面的黑发

虽然已经到了春天，但因为一连刮了几天东北风，气候仍然非常冷，在自行车上，我不时得动手擦鼻涕，风沙劈头盖脸地打着行人。

路一段段延长，灾民也逐渐加多，三五成群地在路旁瑟缩着，他们都是觉得已经到了春天，把破袄换成黑馍吃掉的，却不料天气也专和穷人作对，这几天又冷得跟冬天一样。

从义井铺到偃师，我看到三个死尸在马路旁边：一个是头发已白的老头，不知谁把他的衣服都剥掉了，脸向下伏在路边的麦田里；有一个就在公路的边缘，一只干瘦的黑狗正在啃食。当时冷风萧萧，恰好近处一个行人也没有，使人恍若置身鬼域。我下了自行车，拾一块断砖向那狗掷去，但当我一离开，看见那条狗又立刻折了回去。

另外一个，我并没有看到全尸身，只看到露出土面的一头黑发。头发很长，全披露在地面以外，那大约是就地死掉随地掩埋的，因为路心太硬不能埋，一边的田里人家又不准，所以只好埋到公路一边种树的地方。

这三条尸身，大约是天将黄昏时看到的缘故，他一直贴在我的脑子上，尤其那披散在地面上的黑发，我一静下来，便飘在我的眼前。

风砂七十里

（一）羡慕也能做“馍”

一到偃师县城，便看到一个和平常不同的现象，那就是粮行的增多。许多从前卖京货开旅馆的所在，都变成了粮行。长街的粮食簸箩，一个挨着一个，远远望过去，宛如万朵花树齐开，真好象丰年一样。而卖小吃的人，也从城里一直蔓延到关外，连大路边也成了摊贩集中的场所。

但是买粮食的人，除了“东路”来的借贩运营利的贩子以外，零星购户，大都是采一升半合。至于那些喊干嗓子的卖小吃的人，在另一个锅里却煮着苕草，嘴里咬着石块也似的东西。

在这里，麻糝饼、棉子饼已经是穷人食品的大宗，小商店的门口都有陈列。麻糝饼每斤六七元，棉子饼每斤四元，这些东西，是平常牛都不吃，只作肥料用的，现在却成了灾民垂涎的东西，因为他们连买这些东西的钱也没有啊！

“夺馍”的骚乱，时常发生着。但十个有九个夺的结果只换得一肚子气，一顿拳脚。

在十字路口，一个老头伏地痛哭，肩上搭着一个空的口袋。原来他卖了锄头镰刀，换了一升米，正预备回去，救一救病中的

孙孙，不料走到这里，被一个乞丐从后面抽开扎袋口的绳，米撒了一地，于是四围的小孩一窝蜂围上来，乱抢乱抓，等到警察赶来，用棍子把小孩子赶散的时候，他的米已经所剩无多，早被那些孩子连土生吃掉了。

在市场上还发现一种奇异的食品，便是蒺藜馍。制法是把蒺藜的秧子和蒺藜子一道晒干捣碎磨成面蒸的。我试尝了一点，简直没法说那是什么滋味。诸君！你们想到过蒺藜能下肚的事么？但你们先别为这东西难吃而皱眉头，这也不是每人都能吃到口的。春天是没有蒺藜的，而做成一个馍，又得多少棵蒺藜啊！

夜里访问乡长，他说本乡在十天之内便饿死了九百多人，……推想全县，推想全省，一天更不知有多少人倒下去！

（二）油锅里的钱也得用

在偃师停了一宿，第二天上午，又踏车东行。

虽然已经到了春天，但因为几天的东北风，却冷得仍然和初冬一样。大风砂迷了人的眼睛，车根本蹬不动，只好推着走。

而洛河里从东到西的船，这时候却高高地扯起帆，风把每一张帆灌得象孕妇的肚子一般。东往西行的人，苦乐正是一个对比，正好象这荒年中的富人和穷人一样，穷人们在这时候卖了家具，卖了衣服，卖了田地，卖了妻子儿女，而那些殷商富贾，和乡村的高利贷者，却趁这个时机用囤积、用阎王账，巧妙地把别人的衣服、田产、妻子、儿女都夺到他自己手里。

同行的人，是一个年老的农夫，一只腿瘸着，腰还有些佝偻，他是荥阳县玉皇庙村的人。他从洛阳回来，推着一个小车，风砂把他的脸涂抹得不象个人形。他推的并不是粮食，只是几口袋糠。我很诧异他这么远运这利钱薄的东西，他说：“啥办法呢，先生！推粮食没有本钱啊！就来买这两袋子糠，还是揭来的钱。”

“利钱多少？”

“一百块钱，到麦天出一斗麦的利，老斗！”

所谓老斗，是和全国新的度量衡完全不同的老式大斗，新斗只有二十斤，而老斗却有四十五斤。

我很为他抱不平，并且很愤慨地问他这个高利贷者的姓名。

他说乡下都是这样，有的是借一百块钱每天出三块利，也有的是这时候借一斗麦天还三斗。

“没有办法——油锅里的钱也得用哪。”

当我稍稍镇静下来之后，我也觉得自己有些庸·吉河德气了。在今天，在广漠的河南一百多县中，被奸商和高利贷者活剥皮的，岂止这一个老头子，高利贷者又何止千百个？问他的姓名又该如何呢？

（三）又一种新“食品”

蜿蜒东流的洛河，和迤邐东行的洛郑公路距离不远，一会儿并拢来，一会儿又岔开去。

河滩的风砂，隐没了远山和村庄，河边的一切都看不清楚。在远远的沙滩上，时常依稀望到有蠕动的黑影。

“这样大的风，河滩上还落那么多的雁！”我随便说出来。

“雁么？那都是人哪！”那佝偻的老头说：“都是些女人和小孩子们在拾雁粪，——这年景，什么东西都叫人想法子吃遍了。”

“什么？雁粪中吃么？”

“嗯，中！有什么不中？还有人吃观音土哩！——他们拾了雁粪，回去用水淘淘，里面还能淘出没有消化完的草籽”。

除了沉默之外，我还有什么说呢？

走到一个大坡的下面，突然听到拐弯处有暗哑的哭声，寻声走近一看，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子在地上躺着，两只小手向空中抓

着，他的父母已不知道那里去了。他身子下面，还垫着一块乌黑的棉絮，大约是母亲扔下他的时候，还怕他受冷，但她能帮助他的，大概也只有这一点力量了，蓦然我想起了冰心女士写的《母爱》，那里边说天下的母亲，对于子女的爱都是一样的长，宽，厚，而今天在这婴儿前面，我感到，饥饿把人性饿疲了。

（四）神话般的事实

在巩县，访问县政府，得到一张流水账单子：逃亡人数七万一千二百名，死亡人口七百零五名……。同时也听到几个故事，认识一个可怖的杀人犯。

这个犯人，是巩县黄窑村人，他的名字叫刘保山，他的罪行是吃了人家小孩的一只大腿，案子的发觉是从他卖人心给人被破了案。我去的时候，他还在狱中。

另外有一个故事，发生在巩县东山，一个农人，预备把他的十四岁的女儿勒死，到市上卖掉换成粮食，但又怕被人发觉，便打死了一条野狗拉回家中，准备夜里下手把女儿杀死，和狗一并煮熟去卖。但是女儿已有觉察，趁他去打水磨刀的时候，乘势逃去。这个人回来后看见没有了女儿，知道事情不妙，便也跑了。遗憾的是这人的尊姓大名没有调查出来。

另外一件故事，是洛河北岸的一个男人，杀死他一个十五岁的男孩，九岁的女孩，女人抱着一个最小的孩子，逃到了邻家，等惊动五邻四舍跑来看的时候，这个“凶手”已经把自己“就地正法”了。

从前听说人吃人的事，总觉得是人们的夸张，今日竟置身其地，亲聆相食亲子的事，只有愧叹自己以往的孤陋寡闻和感情冷淡。因此我希望坐在暖室华屋里的人，不要忽视这些血的现实，轻轻地便说“过甚其词”的话。

（五）廉价的人肉

上面说的是死人肉，现在让我谈谈另外的人肉市场。

在巩县，这个小的街市，以往并没有多少娼妓，但在今天，却每家旅社都充斥着猥亵的影子和淫秽的笑声。

一个旅社里，差不多二分之一的房间都变成她们的寮窟，她们有些是从郑州来的，有些是从小县里来的，因为那些城市已经旱成钢铁，养不活她们。有的则是刚从乡下来的“后备员”，脊梁上还垂着红绿头绳的大辫子。

刚巧，我住的一个小房间，左右芳邻都是她们的驰骋场，左边是她们的“陪客”处，右边便是她们的“下处”。而我们之间的墙又是纸糊的竹隔子，于是我得到一些了解她们生活的机会。

她们大半是由一个老鸨主持，她们个别“打伙”，每天的所得，是与老鸨二一添作五，各人一半，据我亲耳听见的，最高的市价，是一夜大票一百元，也有的八十元。由于法币贬值，大钞不值钱，每百元要贴十五元的“水”，折合小钞只有八十五元，除酬劳茶房二十元外，剩六十元，分给老鸨一半，剩三十元。巩县的米，时价每市斗三百元，这三十元钱，恰好买市斗一升的米，按重量合是一斤六两，而她们的家里照例还有几张嘴在等着。

所以，在灯火四明的时候，你听到的是连房的笑声，天明的時候，听到的却是下流的咒骂或呜咽的啜泣。自然，这一斤六两米并非天天都能换来，还有几天都“出不去”的姑娘，还有生意不好的时候呢。

从巩县到汜水

（一）数百里外运苧草

巩县的旧城东边，因为地势太低，那一片早成了一个湖泊，

每一次当我从那里经过的时候，湖面上照例飘荡着许多打鱼的小舟，湖岸上满是花红柳绿的捣衣女子，夏天更是满湖莲花，游人如织。

这次经过的时候，天空虽然还如以前一般清澈，但地上的一切却都变了相貌。湖岸的垂杨柳，早被人攀光了新枝，只剩下秃秃的树干。河里的小船，倒是比从前更多，但上面蹲着的已不是悠悠张网捕鱼的渔夫，而是些拿着长竹竿打捞鱼腥草（荇草）的穷人。湖水被搅浑了，一堆堆带泥充满腥气的荇草湿淋淋地堆在河岸上。

从前我知道有人吃这东西，可谁知道这竟还是大宗的“出口”货物呢。有许多汜水县的人，荥阳县的人，郑州广武的人，他们都从几十里几百里以外，黎明前动身赶来，用一元钱二斤的代价往家中搬运，推的推，担的担，路上扯得如一条绳一样。因为在东边没有水的山岭地带，连这腥粘的东西也成了珍贵的食物。从前人们常说：“百里不运粮”，意思是说粮食太重，一超过百里便“豆腐盘成肉价”，无利可图，但今天竟有几百里外运荇草的事。

从巩县到汜水，要翻惊人的大山老犍脊，要翻有名的虎牢关。那些地方，山势险峻，有些又陡又长的大坡，陡得好像竖着的梯子，但那些骨瘦如柴的驾着独轮车推荇草的人，却跌倒了再起，压折了腰肢，流尽了汗水。因为他们的家里，还在眼巴巴地等着啊。

这些人，他们既然来到百里以外购运荇草，当然没有什么盘川携带。天中午时分，一个推着重车的苍白头发的老头倚车休息，面色苍白，我凑近他和他拉家常，问到他今天吃了什么东西，他从车上的小口袋中掏出一块榆皮馍，说：“我来的时候，带了八